

雪山中的曼荼罗

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

周晶 李天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雪山中的曼荼罗

——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

周晶 李天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山中的曼荼罗——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 / 周晶, 李天著.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112-17725-7

I. ①雪… II. ①周… ②李… III. ①喇嘛宗—佛塔—研究—中国 IV. ①B94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3018 号

本书探讨了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的源流与分布地以及佛塔营建技术等在既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技术层面。西藏境内和喜马拉雅其他地区本就为数很少的大型室外佛塔或因为年代久远而坍塌, 或者因改建而已经或正在消逝, 本书将已有图片与实地测绘相结合, 采用现代建筑考古学方法与技术, 对藏式佛塔宗教意象、佛塔构造、建筑材料和修造方法、施工工艺和佛塔修建的宗教仪轨等进行综合分析与梳理, 提取了多门塔的历史文化信息与营造技术信息, 对保存藏式佛塔的建筑历史与建筑史信息, 传承与保存藏传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有重要价值。

本书在专业研究的背景之下, 力求做到表述深入浅出, 语言通俗直白, 贴近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展示方法上采用手绘与白描线条图相结合的方式, 使得本书在兼具可读性的同时, 增加艺术性与可欣赏性。

本书适合从事建筑学、考古学与宗教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对藏传佛教建筑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与参考。

责任编辑: 李鸽

书籍设计: 付金红

责任校对: 刘钰 张颖

雪山中的曼荼罗

——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

周晶 李天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14^{1/4} 字数: 204千字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ISBN 978-7-112-17725-7

(2691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言

曾几何时，行走在广袤雪域高原的孤独旅人，每每看到蓝天白云映衬下或整齐排列的塔群，或单独耸立的白色佛塔，就会加紧早已沉重的脚步，因为他们知道，离有人居住的聚落不远了。在藏传佛教流行地区，藏语称为“觉顿”或者“曲登”的覆钵式佛塔，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宗教建筑物，凡是有聚落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独具特色的藏式佛塔。转塔是藏族信仰的寄托，也是藏族的日常生活方式。雄踞寺院中心，装饰华丽的大型多门塔也好，横跨街道、俯视人流在其下穿行的过街塔也罢，即使是那些散布于乡间小道旁，隐匿在市井人家院落中朴素的白色土丘，也从不会因其被风雨剥蚀或岁月袭扰留下的痕迹而缺乏虔敬的供奉，因为每一座佛塔都象征藏族心中的佛陀，是充满庄严与神圣的曼茶罗。

曼茶罗系梵文 Mandala 的音译，藏语称“dkyil-vkhor”（吉阔）。曼

茶罗的含义是“获得本质”，即获得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又因曼茶罗是真理之象征，犹如圆轮一般圆满无缺，汉语也意译为“轮圆具足”。曼茶罗还被认为是证悟的场所，有道场的意思，道场是设坛以供如来、菩萨聚集的场所，因此曼茶罗又有“坛城”之意。在古印度，曼茶罗最初就是指祭祀作法用的土坛。

《密宗要旨》中有载：“坛者积土于上，平治其面，而以牛粪涂其表，使之印巩固……于是绘画十方三世诸神之圣像，或以所持之物，表示尊严。又或以诸佛诸尊之种子，而表尊崇。”在能够即身成佛的教义和教仪中，有大曼茶罗、三昧耶曼茶罗、法曼茶罗、羯磨曼茶罗等四种曼茶罗类型。其中大曼茶罗多以绘画的形式平面地表现诸佛菩萨，在藏地通常以唐卡的形式呈现；羯磨曼茶罗则以雕塑立体地表现诸佛菩萨，流行于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佛

塔，正是这样一种羯磨曼荼罗。

藏传佛教教义认为，佛塔由“身所依”、“语所依”和“意所依”三个层面组成。其中“身所依”代表佛陀的一切化身、菩萨或大喇嘛。“语所依”代表一切文字的东西、佛陀的训诫和著作。“意所依”则象征佛陀的最终本质，并让那些经过禁欲苦行的芸芸众生感悟到“佛身”，属于圣地。与曼荼罗一样，它超脱于不能加持的世界并受到寺庙回廊上护法神的保护。因此，佛塔代表了佛陀阐述的佛法，代表着现实、真谛和大师的训诫，即是法身。

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5年）在古印度摩罗国拘尸那迦附近的娑罗树下涅槃之后，其毗荼后的舍利被当时的八個国王分别取走，建造了用于安葬舍利、骨灰和遗物的坟冢——窣堵坡。窣堵坡的基本形制是用砖石垒筑圆形或方形的台基，周围一般建有右

绕甬道，设一圈围栏，分设4座塔门，围栏和塔门上装饰有雕刻。在台基之上建有一半球形覆钵，即塔身，塔身外砌石，内实泥土，埋藏石函或硝函等舍利容器。这八個国王所建之塔，分别代表释迦牟尼一生的八个重要功德，即所谓的“如来八塔”：聚莲塔纪念佛祖出生后行走七步，步步生出莲花的故事；菩提塔纪念释迦牟尼大彻大悟，得道成佛；转法轮塔纪念释迦牟尼第一次在鹿野苑宣讲四谛要义；神变塔纪念释迦牟尼降服外道魔怪的种种奇迹；天降塔纪念释迦牟尼到兜率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讲法，返回人间；息诤塔纪念释迦牟尼劝息僧团内部争论；尊胜塔纪念释迦牟尼在广严城测算自己的寿数，其弟子和信徒祝愿佛陀长寿；涅槃塔纪念释迦牟尼向众生显示万物无常入涅槃。

《西藏王臣记》中记载，佛塔最初传入西藏的因缘始于雅砻王统

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聂赞时期，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但是藏地的首次建塔，还要再延后至少三百年到松赞干布时期。历史上广泛流传有四种说法：一是说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要在惹萨，也就是今天的拉萨建大昭寺，先在拉萨周围修建了“四镇边之庙”、“四重镇之庙”、“四镇支之庙”及“分别建立佛塔、石狮、大自在神像……以改其风脉”。^①松赞干布还在山南乃东的昌珠寺修建了一座有5个顶的佛塔，称为五峰塔或者五尖塔。二是说松赞干布在修建布达拉宫时，在红山顶上修建了藏区第一座佛塔。三是说7世纪中叶，由尼泊尔工匠在今吉隆冲堆，距日松贡布摩崖造像不远处修建了一座冲堆石塔。四是说8世纪后期，印度高僧寂护在扎囊县，距离桑耶寺不远的松噶尔修建了5座

石塔。成书于11世纪的藏族历史文献《拔协》中，还对松噶尔石塔的建造过程有简要的记述。松噶尔石塔距离桑耶寺大约有8公里左右，石塔共有5座，呈东西向排列，第一座石塔最大，其余四座石塔大小各异，但形制基本相同，均由方形塔基、塔瓶和塔顶三部分构成，为整块石头雕凿，塔瓶为覆钵式的窣堵坡。由松赞干布修建的佛塔已经无从考证，但是由寂护和尼泊尔工匠所修建的石塔，虽历经千载，依然存在。这两处佛塔的造型，也与印度古代窣堵坡基本一致，是佛教早期在藏地传播的不朽见证。

在藏区，既有像青海塔尔寺广场前排列成行的如来八塔，也有像宁夏青铜峡黄河岸边的高坡上呈金字塔形排列的108塔，还有像阿里托林寺主殿四隅高耸的角塔。这些

^①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26。

大型室外佛塔的主要类型为菩提塔、天降塔和转法轮塔，其中被称为吉祥多门塔的转法轮塔是塔殿合一的建筑形式，主要流行于13世纪的萨迦王朝统治时期到16世纪。吉祥多门塔在塔座的层级、塔瓶、塔斗甚至十三天内都有龛室，内供佛像，四壁绘有壁画，供朝拜者登塔入室礼佛。但是，今日仍存实物的多门大塔所剩无几，其中最负盛名，保存最为完好的要数江孜白居寺塔，因其108座塔门之内为数众多的塑像，也被称为“十万佛塔”。

17世纪之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统治地位的确立，藏区兴起建寺建塔之风，佛塔的度量标准也在修建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时得以最后定型，并被置于标准方格网内，形成

了藏式佛塔的标准化与程式化。无数的标准方格网随着格鲁派僧侣的脚步传到了青海、四川、云南、蒙古，甚至内地，成为藏传佛教地区建塔的范本，那些富于变化，艺术性较高，浸润着如唐东杰布那样的高僧大德的智慧与创造性的大型佛塔，逐渐被千篇一律的程式化佛塔所取代，湮灭在历史的漫漫尘埃之中。

岁月流转之间，曼茶罗依旧是曼茶罗，但佛塔已不再透射出虔敬的艺术灵性，西藏佛塔建筑史上再没有出现另一个修建藏地第一所大型多门佛塔的超浦译师，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个修建日吾其金塔的唐东杰布。西藏佛塔建筑史上短暂的灵光一闪所铸就的华彩乐章，就此在标准化的网格中戛然而止，不禁令人感叹与唏嘘。

虽得阁浮擅，百千金宝利，不如一团泥，为佛起塔庙。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五分律卷第二十六(弥沙塞)》

目 录

序 言

上 篇 藏传佛教佛塔源流

第一章 印度佛教的窣堵坡信仰	—— 2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上的佛塔	—— 26
第三章 “擦擦”中的佛塔	—— 50

中 篇 藏地大塔

第四章 藏地佛塔的发展与演变	—— 68
第五章 藏地大型佛塔	—— 90
第六章 藏地之外的藏传佛教大型佛塔	—— 128

下 篇 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的营建

第七章 藏传佛教佛塔意象	—— 150
第八章 藏传佛教佛塔的营建仪式	—— 172
第九章 藏传佛教大型佛塔营建工艺	—— 188

人名索引	—— 212
地名索引	—— 216
参考文献	—— 218

藏传佛教佛塔源流



上

篇

第一章 印度佛教的窣堵坡信仰

古印度有位佛教徒前来拜见释迦牟尼佛时说：“世尊，您经常到各国巡游，我不能常见到您，请您送我点纪念之物吧。”佛祖便把自己的指甲和几根头发送给他，于是这位佛教徒便建塔供养，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佛塔了。但是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证据，古代印度的窣堵坡（stupa）信仰早在佛教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Stupa”一词在《梨俱吠陀》^①中已经出现，意为坟冢，这说明窣堵坡并非佛教专门用语。在古代印度，佛塔有两种形式，一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的窣堵坡；一是内无舍利，专供人礼拜的塔庙，称为“支提（cayita）”。有学者从建筑形态上对两者加以区分，认为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的桑奇佛塔为代表的半球体形态的建筑物为“窣堵坡”，而阿旃陀石窟寺中安置的小塔则为“支提”。

第一节 佛塔崇拜源流

当代佛学高僧湛如法师在其著作《净法与佛塔》一书中，对古代印度佛塔崇拜的源流进行了梳理，指出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已经有对过去佛以及迦叶佛的建塔崇拜了。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唐代的高僧玄奘都对这些印度佛教早期佛塔进行过描述。法显^②的

① 《梨俱吠陀》是印度古代文献《吠陀》中的一部，是印度现存最重要、最古老的诗集，也最有文学价值，全名《梨俱吠陀本集》。“吠陀”的本义是“知”，“梨俱”是作品中诗节的名称。《梨俱吠陀》编订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收诗1028首，语言比印度其他上古文献的用语更为古老。印度传统认为，书中诗歌是由上古的修道士仙人传授下来的，由修道士仙人加工整理而成。

② 法显（约337—424年），东晋僧人，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前往天竺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由海路回国，前后共14年，游历30余国，携带回很多梵本佛经，在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并撰写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也称《高僧法显传》。



图 1-1 萨那特的阿育王柱头

- ① 也称“由旬”，为古印度计程单位名，一般含义为“套一次牛所行的路程”。
- ② 转引自湛如《净法与佛塔》[M]。北京：中华书局，2006：199。
- ③ 过去七佛，又称为原始七佛，是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七位佛，释迦牟尼佛是最末一位，释迦牟尼佛之前的六位佛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据《长阿含经·大本经》所载，前三佛为过去庄严劫千佛的三佛，后四佛为现在贤劫千佛的四佛。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三劫之中，皆有千佛。
- ④ (唐)玄奘. 大唐西域记 [Z]. 芮传明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 ⑤ 阿育王 (Ashoka Maurya, 约前 304 — 前 232 年) 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频头娑罗王之子。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大力宣扬佛法，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石柱，刻上敕令和教谕，称为“法敕”，后世称之为佛教护法。
- 《佛国记》中载：“从舍卫城东南行十二由延^①到一邑，名那毗迦，是拘楼秦佛所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亦皆起塔。”^②这里所说的拘楼秦佛，也有翻译成迦诺迦牟尼佛的，是过去七佛^③中的第五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迦罗迦村驮佛城东北行三十余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坡，是贤劫中人寿四万岁时迦诺迦牟尼佛本生城也。东北不远处有窣堵坡，成正觉已度父之处。次北窣堵坡，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旁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也。”^④这里所说的无忧王，即指孔雀王朝的阿育王 (Ashoka)^⑤。所谓上刻狮子之像的石柱，即阿育王为宣扬佛法和敕令所建的阿育王柱 (Ashoka's Pillar) (图 1-1)。

至于最初的佛塔形制，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佛陀被弟子从毗舍问及怎样才能表示对他的忠心和虔诚时，佛陀没有答话，而是把身上的方袍平铺于地，又把化缘钵倒扣于

袍上，再把锡杖立于覆钵之上。这大概就是古印度佛塔的雏形。^①《摩诃僧祇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佛陀游行于拘萨罗国^②时，有一个正在耕地的婆罗门见世尊经过，持牛住地礼敬佛陀，佛陀破颜微笑，跟随的弟子欲知佛笑的因缘，佛陀便解释说，婆罗门礼拜的是当时的两位世尊，自己和迦叶佛。诸比丘欲建迦叶佛塔，在得到婆罗门的土地使用许可后，世尊便现出迦叶佛的七宝塔。佛陀所现出的迦叶佛塔形式是这样的：“尔时世尊，自起迦叶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栏楯，圆起两重，方牙四出。上施盘盖，长表相轮。佛言：作塔法应如是。”^③这则故事应该是佛塔营建的最根本指导原则。佛经上说，该佛塔建成之后，佛陀亲自礼敬，并说出偈语：“人等千百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礼佛塔。”《五分律》中记载迦叶佛塔：“纵广半由旬，高一由旬。累金银墼一一相间。”关于迦叶佛塔所在地点，佛经上有说在拘萨罗国的，也有说在迦尸国的^④。

在为迦叶佛起塔之时，佛还示出另一则偈语：“虽得阎浮檀，百千金宝利，不如一团泥，为佛起塔庙。”其中透露出了佛塔建造的重要信息：首先，佛塔为泥土堆积而成；其次，佛塔中也许并无舍利，仅为礼敬的象征物而已。

对于迦叶佛塔建造的细节，《五分律》中还有如下记载：“佛便以四抟泥泥塔没处。千二百五十比丘亦各上泥四抟。于是诸比丘欲于所泥处为迦叶佛起塔。佛言听起。即便共起。是时于阎浮提^⑤地上最初起塔。诸比丘欲于内作龛像，于外作栏楯。欲作承露盘。欲于塔前作铜铁石木柱上作象、狮子种种兽形。欲于塔左右种树。佛皆听之。是时于阎浮提地上最初起塔。”^⑥

除了为迦叶佛起塔的记载，佛经中也有关于佛陀圆寂之后为其

① 张法. 询问佛境 [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45.

② 今印度乌塔普拉帝须（Uttar Pradesh）邦的东北部。舍卫城即此国首都，佛陀后半生多居于此。

③ 漕如. 净法与佛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01.

④ 今印度瓦拉那西（Varanasi），系佛教与婆罗门教之圣地。此国正值佛陀往返于拘萨罗国与摩揭陀国之途，以佛陀化度五比丘之鹿野苑为著名。

⑤ 又作赡部洲，乃盛产阎浮树之国土，为须弥山四大洲之南洲，故又称南阎浮提或南赡部洲。

⑥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五分律卷第二十六（弥沙塞）》。



图 1-2 东京博物馆藏八王分舍利浮雕

起塔的诸多故事。释迦牟尼佛的去世是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涅槃经中对此有详尽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其弟子阿难陀主持了佛陀的火葬仪式。佛陀的葬法是按照转轮王^①的葬仪进行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荼耶杂事》卷三十七记载：“以五百斤上紗絮以用缠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为装饰。于铁棺中满盛香油，王置内，然后盖棺以诸香木焚烧其棺，此洒香乳以灭炎火，方收王骨置于金瓶。”

据说毗荼后的佛陀遗骨化成了光莹坚固的五色舍利子，由若干国王建塔供养。为分得这些圣物，各国还几乎发生了战争，最后由香姓婆罗门出面调停，将舍利分成八份，并主持了舍利的分配，才化解了这场危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荼耶》中有这样的记载：第一分与拘尸那城诸壮士等广兴供养，第二分与波波邑壮士，第三分与遮罗博邑，第四分与阿罗摩处，第五分与吠率奴邑，第六分与劫比罗城诸释迦子，第七分与吠舍离城栗姑毗子，第八分与摩迦陀国行雨大臣。此等诸人，既分得已，各还本处起窣堵坡，恭敬尊重，伎乐香花，盛兴供养。^②《大唐西域记》中对这次分舍利事件也有记载，不过内容有些出入，更具传奇色彩，说是香姓婆罗门将舍利分成了三份，一份诸天，一份龙众，一份由人间八国均分（图 1-2）。

① 此王身具三十二相，即位时，由天感得轮宝，转其轮宝，而降伏四方，故曰转轮王。其轮宝次第领四大洲。

② 湛如.净法与佛塔[M].北京：中华书局，2006：195.

这些舍利塔所建的位置是城市的中心地带，目的是便于人们礼敬。法显记述了自己巡礼印度时，还亲眼目睹过八王所造的佛塔，并对建塔者进行了记载。至于这八座佛塔的具体位置和形制，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述。

第二节 古印度佛塔营建方式与供养

那么什么样的高僧大德才有资格被建塔供养呢？佛经《五分律》中记载，如来、圣弟子、辟支佛^①以及转轮王均具有建塔的资格，其中圣弟子指的是佛陀的直系传人。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荼耶皮革事卷上》记载：“于此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有佛出世。号迦摄波如来。十号具足。住波罗痆斯国。时迦摄波如来。化缘既毕。如薪尽火灭。而入涅槃。时讫里伽王即取香木。以用荼毗。又用牛乳灭火。收拾设利罗。用四种宝造瓶。于四衢中。起七宝塔。安置设利罗。高一俱卢舍。其国东境所有贡物。尽施于塔。”在佛陀的诸弟子中，舍利弗、大目犍连是在佛陀之前入灭的，因此在居家信众的请求下，佛陀允许为其圣弟子建塔供养，该类型塔便被称为声闻塔，指听闻佛陀声教而证悟之出家弟子塔。

《法显传》载：“众僧住处，作舍利弗塔、目连、阿难塔并阿毗昙律经塔。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花，通夜燃灯，使伎乐人作。”^②《大唐西域记》（卷四）中也记录了佛陀的直系弟子中的舍利弗、大目犍连、优婆离、阿难、罗睺罗以及文殊室利等塔供养的情形。

《法显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有国名蓝莫。此国王得佛一分舍利。还归起塔。即名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此塔，昼夜供养。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龙便现身将阿育王入其宫中。

① 大乘佛教认为，辟支佛是缘觉乘的最高果位，但并不完全等于觉行圆满、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依照部派佛教的看法，辟支佛与阿罗汉都是究竟解脱，也就无需再修行成佛。

② 湛如.净法与佛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07.

观诸供养具已语王言。汝供养若能胜是便可坏之持去。吾不与汝净？阿育王知其供养具非世之所有。于是便还此中荒芜无人洒扫。常有群象以鼻取水洒地。取杂花香而供养塔。”以上两则故事都直接提到了塔供养所采取的最常用方式，即香花供养。在《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托罗尼经》中，释迦牟尼佛说：“如果众生能于此塔，以一香、一花礼拜供养，即使是八十亿世劫中积累的生死重罪都能一时消灭，而且生时能避免灾殃，死时可投生到佛家。”

那么佛塔究竟是如何营建的呢？传说在舍利弗去世之后，那位曾经为佛陀舍宅兴建祇园精舍的给孤独长者因自己敬重舍利弗的缘故，向佛陀提出渴望供养舍利弗的愿望，佛陀便让弟子阿难将其保存的舍利弗遗骨授予给孤独长者。起初，长者将舍利弗遗骨置于自家住宅的高显处，与家人眷属一起供养。后因为长者外出，使前来礼拜舍利弗的信徒不能致敬，引发了众人的抱怨。后经过佛陀许可，给孤独长者就在公共宽敞之处建塔，令大众供养。为此，佛陀还给长者讲述了声闻塔的建造方法及塔的安置：①在两重砖（zhuan）上做基；②在塔基上置塔；③塔身上安覆钵；④随意高下，上置平头；⑤高十二尺，方二三尺；⑥准量大小，中竖轮杆；⑦次著相轮，其重数一至十三；⑧最后安宝瓶。^①

至于塔在寺院中的营建位置，《摩诃僧祇律》中有这样规定：塔事者，起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林，若狗食残持来污地，应作垣墙，应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流入僧地。塔应在高显处作，不得在塔院中浣染、晒衣、著革屣、覆头、覆肩、涕唾地。^②这些规定不仅说明了初期的佛寺形制，也表明了佛塔在寺院中的崇高地位。

佛塔远不只为僧院的重要建筑物而已，礼拜佛塔也是比丘修行的重要内容。《五分律》中规定，客比丘初到僧坊时，首先礼拜

① 湛如.净法与佛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01.

② 湛如.净法与佛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10.

僧中上座，若当日时间还早的话，应次第礼拜佛塔及诸位上座。《四分律》中也有规定，客比丘在进入某寺院之前，应知寺内有佛塔、声闻塔以及僧中上座，并遵照右绕佛塔而过，然后次第礼敬。

对于佛塔周围的附属物，大众部律藏中也有说明。佛陀在世时便指出，佛塔的四周应做龛，并在龛上绘狮子及象等种种彩画，塔龛前造栏楯，装置鲜花，龛内则悬挂幡盖。同时，佛塔的周围应种植花草树木，建造园林，如庵婆罗树、阎浮树、婆那娑树、瞻婆树、阿提木多树、龙华树、无忧树以及一切季节性的鲜花，鲜花应首先供养佛塔。塔周围的附属物还包括塔池，塔池内种植杂花供养佛塔，并严禁在塔池内洗衣、钵、手等。从塔池内流出的水，用则无过。佛塔四周还应建造支提并雕刻种种彩画。

印度初期的佛塔多以水作为基本装饰元素，又以壶中生出莲花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印度巴尔胡特塔和桑奇佛塔的栏楯之上，经常以盛开莲花、未敷莲花以及花瓣和花叶等组合作为浮雕装饰图案，表现清净、光辉和多产等含义（图 1-3）。

初期的佛塔装饰物中也经常出现摩羯鱼、龙和象。据说摩羯鱼为海中怪兽，一眠就是一百年，醒来之后因饥渴难耐，便张口令海水注入，有气吞江河之势，往往将过往的船只吞噬或者毁坏。因此，由商人资助修建的佛塔经常用摩羯鱼的形象进行装饰，以求保证行船平安。在巴尔胡特塔和桑奇塔门上的摩羯鱼，基本上呈涡旋纹，以表现动物的生命力。在古代印度，龙与象都是生产丰饶的体现者，经常伴随雨水降临人间，这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相当重要。在表现佛陀生涯的代表性故事中，佛陀母亲摩耶夫人梦中见白象从天而降，进入其身体成胎为佛，佛陀在菩提迦叶树下宴坐时蛇神纳迦（Naga）为佛陀遮风挡雨并在鹿野苑礼佛等场景，均出现在佛塔装饰上（图 1-4）。

印度佛塔最为奇特的装饰还要数药叉女。药叉原本是栖息在树上的精灵，是吠陀时期的神灵，据说具有帮助病愈等多方面的能力。在巴尔胡特与桑奇佛塔门楣雕刻中，药叉多以守护神的姿态出现，同时也可看作是建筑物的支撑神。药叉女头部多有头巾，